

# 當前中共對「東協」國家的外策及其由來

羅石圃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「東南亞國家協會」原始成員五國，在國內都有共黨叛亂，中共且公然支持它們武鬥奪權，視各國政府為仇敵，但自越戰結束，越共倒向蘇聯之後，北平又轉向「東協國」家展現笑臉外交，並大搞反霸統戰陣線，使「東協」國家一致與它聯手反擊越蘇伸展霸權。至反霸陣線出現裂痕後，北平為了加以彌縫，又向「東協」國家伸展經貿外交活動，使各國工商界紛紛前往中國大陸，與北平商洽設廠投資，並得到各該國政府的鼓勵，連一向堅持不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印尼官方亦不例外。可見此一經貿路線，對「東協」國家而言，比反霸統戰陣線，更容易誘之入彀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## (一) 反霸統戰何以在「東協」出現分歧

「東協」與中共聯手反霸，乃因中共出動廿萬重兵攻入越北，使河內在腹背受敵的情勢之下，雖未自高棉撤軍，但已不可能再繼續南侵犯泰。且撤出越北的中共重兵，仍然陳列於越北沿邊，使河內亦不敢不以旗鼓相當的兵力在北部嚴密佈防，減輕了對「東協」的軍事威脅。更重要的，為每逢越軍在棉西升高旱季攻勢，且侵入泰邊時，中共陳列在越邊的部隊即砲聲隆隆，並不斷宣稱：即將再「教訓」越南。此項心戰與砲戰，都可使「東協」國家振奮士氣民心——認為這都是反霸統戰陣線上所得來的效果。至一九八三年，越軍在棉西的旱季攻勢升高，幾度犯泰，與泰國邊防軍一再作戰。泰國及其「東協」伙伴國，都認為中共軍即將再攻入越北，以實踐前不久楊得志訪泰時所作的許諾。——泰國如遭外軍入侵，北平必將奮起應援①；但結果竟成畫餅。其實北平在此一時期不斷開動宣傳機器叫囂教訓越南的呼聲，與其陳列在越邊重兵的砲聲，都只是表面文章，尤其正當此時，西方

註① 「越如侵泰、中國不會坐視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三、二、七，第二版「縱橫談」，施君玉撰，引述楊得志在泰兩次警告越南。

駐河內兩名外交官赴諒山旅遊，眼見此一中越戰爭要地，毫無備戰跡象與氣氛，不僅鄉民入市交易如常，防軍之中且有官兵彈著吉他消遣，顯示由中蘇共和談發展而來的中越共暗中接觸，已達成某種諒解的傳聞，並非空穴來風<sup>②</sup>。

此一時期，泰國軍方已有人認為中越共之爭，熱戰場應在中越共邊境，其所以形成泰棉邊區連年鑼鼓喧天，實乃由於曼谷惹火上身所致，而由此時大選所產生的泰國新內閣，其副總理比猜亦表明泰越貿易應予重開，接著，前總理克利安薩，又以國會外委會主席身份，率團訪問河內。「東協」在反霸陣線中最熱衷與中共往來的泰國既有此轉變，其他成員國如印尼和大馬更與北平拉遠了距離而接近越南。自印尼武裝部隊司令穆達尼於訪問河內後，兩國戰略研究機構即曾合作研討東南亞安全戰略問題，且一致認定對此一地區威脅最大的，乃為中共，繼後大馬與印尼都同聲反對美國界予北平軍售，且表明支助中共軍力強大，無異是助長東南亞的潛在敵人<sup>③</sup>。

中共爲了彌補「東協」國家與它在反霸陣線上出現的分歧，從前年底起，即邀集高棉抗越勢力三派領袖到達北平，策定八三至八四年的棉西旱季作戰部署。其後，中共界子的軍援不僅大量增加，且讓此三派平分秋色，不再偏頗棉共，使宋山與施亞努於欣然返回基地後，都以此鼓舞部下而戰志昂揚。且抗越棉人三派又立即組成聯合參謀本部，在分進合擊的統一指揮之下，乘侵棉越軍尚未完成旱季攻勢部署之前，即全面分頭出擊而制敵機先，上年的棉西旱季之戰，越軍其所以處處都佔下風，便是由此形成。至越軍在蘇聯加緊運補之下，對棉人抗越軍展開反攻，並無視於棉泰邊陲的楚河漢界，幾度侵入泰疆，中共陳列在越北沿線的重兵，亦以其先已加強的作戰準備，迅即將戰火升高，攻入越北的部隊，已經到達團級，顯示它對泰國遭到侵略時斷不袖手，並非空言<sup>④</sup>。

## (一) 越蘇拆散反霸陣線的新招

「東協」接納北平推行的反霸統戰，乃由於中共對越軍侵棉採「圍魏救趙」戰略揮軍攻越；且於撤出越境後，仍然陳重兵於越邊，並表明隨時可以再攻入越北，使河內在顧慮腹背受敵的情況下，不敢再揮軍南侵。不過「東協」參加反霸陣線，亦有反要求：一爲「民主高棉」流亡政權，必須納入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兩派，以免中共乘棉共復活，再以棉境爲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後方

註② 《國際前鋒論壇報》(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)，一九八三、五、十一，引述西方駐河內外交官的報導。

註③ 臺北《聯合報》，一九八四、十、四，一版，刊載《法新社》紐約三日電，引述舒茲遜「東協」外長午餐，馬外長代表「東協」致詞。

註④ 「一九八四年東南亞情勢總評」，本刊，第廿四卷第四期，拙著。

；其次爲北平應切斷與各國共黨之聯繫，解除各國引虎拒狼的隱憂。中共雖都已表示接納，惟對抗越棉人聯合陣線的軍援，仍以棉共爲先。

上（一九八四）年由中共策劃的棉西作戰，其所以將軍援讓三派秋色平分，便是爲了彌補「東協」與它在反霸陣線上出現的裂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去春棉西之戰與中越邊境之戰都在鑼鼓喧天之時，也正是雷根總統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北平之際。這又顯示中共在向美國表態，亦即針對華府雖一再聲稱——對「東協」盟邦必將履行協防義務，但又不能再讓美軍前來作戰的苦衷，暗示北平可以擔負起阻止蘇越伸展霸權的任務，藉此達成其向美國敲索科技以至軍售的要求，至於「亞西安」國家之中，泰國是熱衷於與中共聯手反霸的，自越軍侵棉以來，曼谷與北平之間冠蓋往來最多；雙方將領聚晤時，且不斷聲言軍事合作；泰方更不惜讓中共假道軍援棉共及非共抗越棉人部隊。

但至一九八三年，泰國大選後產生新內閣，其副總理比猜鑒於軍方主張對棉戰須採中立立場，藉使泰國不再捲入中越共之爭的漩渦，亦認爲泰越應重開貿易關係，接著又有國會外委會主席率團訪越，與范文同等政要杯酒聯歡<sup>⑥</sup>。這使中共警覺到「東協」國家與它在反霸陣線上出現了嚴重裂痕。中共除於上年策劃棉西與中越邊境之戰同時升高，藉資彌補外。並邀泰國副總理比猜赴北平訪問。經過趙紫陽等的熱烈招待商談後，泰國在中越共之間的立場，即已改觀。繼後又有泰國華文報人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，及中共海軍「副司令員」傅繼澤與中共「國家」主席李先念先後到泰訪問，顯示泰國又墜入了北平的彀中<sup>⑦</sup>。

不過越蘇斷不會聽任「東協」與中共在反霸陣線上聯手如初。今年侵棉越軍在棉西的旱季攻勢，不僅動員的部隊最多，使用的裝備武器更新；在時間方面，也是在雨季剛告結束，攻勢即已展開，使宋山旗下部隊的絕大部份基地都被攻佔，棉共軍的所有基地，繼後亦被掃穴犁庭。當李先念率團抵泰訪問之日，棉人抗越各派部隊碩果僅存的大桐基地——施亞努所屬部隊營區，亦在越軍的大砲與坦克車隊夾擊中遭到創除。

當今年棉西戰役展開之初，中共「外長」吳學謙正在新加坡訪問，重申中共即將再教訓越南，以實踐其援助抗越棉人的諾言<sup>⑧</sup>。然而，中共在棉共基地遭到圍攻之際，並未在越北升高戰火以資救援。此已顯示了中共的弱點，亦即中共現正致力「四化」工作，且以改革經濟爲先，斷不敢大動干戈。而將「四化」基金，損耗於戰場。否則便會重蹈一九七九年「教訓」越共之戰的覆轍<sup>⑨</sup>。

註⑤ 「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」，一九八四、元、廿六日，第一版。

註⑥ 「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」，一九八五、三、十二，第一版，刊載入路透社V曼谷電。

註⑦ 吳學謙於一九八五年元月廿九日抵新時在機場對記者談話，卅日「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」披露於第三版。

註⑧ 「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」，本刊，第十八卷第七期，拙著。

當前中共對「東協」國家的外策及其由來

### (三) 中共向「東協」國家另闢聯繫路線

正當北平與「亞西安」聯手反霸陣線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時，它所開闢的與此一區域組織聯繫的經貿路線，則有了響應之聲。「東協」各國的工商界大多熱衷於開拓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，主張向中共門戶開放的沿海城市，投注資金技術興建工商企業，並開拓本國產品推銷市場，尤其是上海、廣州、廈門、天津等城市，更爲「東協」國家爭取的目標。

新加坡是中共向「東協」國家開拓經貿路線的中心地點，與作爲反霸陣線重點的泰國並駕齊驅，且有後來居上之勢。自上年初開始，「東協」國家訪問北平的，大都是着重於經貿的商談，將反霸陣線推居其次。菲律賓第一夫人伊美黛，於上年元月率團訪問北平求援，中共慨然解囊，除貸予六千萬美元而外，並訂結了多項貿易協定，更觸發了「東協」其他成員國從經貿上與北平加強接觸的動機。三、四月間，又有新加坡商會代表團的中國大陸之行，順利地簽訂了建設旅館與香煙廠等協定，且表明新商將向中國大陸擴大投資。五、六月間，大馬當時的外長加沙里，亦率領經貿人員訪平，大膽地繞過了中馬共關係的絆腳石，決定以官民合作方式，參加北平「世貿中心」等數項建設計劃<sup>⑩</sup>。

繼後大馬政府改組，加沙里雖已退隱田園，但新政府仍承認他所提的「只要不會構成國家安全威脅，應該加強與中共經貿關係」的意見書，與大馬有長堤相通的新加坡，從上年開始，即興起了向中國大陸投資貿易的熱潮，繼商會代表團訪平簽訂建設旅館與香煙廠等協定後，首先是建築業者向中國大陸紛紛進軍。蘇州「寒山寺賓館」的興建，便是新方「聯信建築公司」與當地政權機構簽訂合作協議而形成。後者提供土地，前者投資三千萬美元及技術，興建擁有四百個客房的酒店大廈，合作期間規定廿年，首十年盈利全歸新商，以後六年盈利三、七分成，最後四年六、四分成——亦即新方由七成減爲四成<sup>⑪</sup>。

新加坡建築業近年來生意蕭條，渴望轉向中國大陸尋出路；而中共不僅急切需求外國的建築技術與資金投注以解決房荒問題，對現代化酒店大廈經營管理，更需要國外人才。所以新加坡這類業者，都熱衷於向門戶開放的中國大陸進軍。大馬的建築業者，面對中共的需求，亦企圖與新方同業聯袂向中國大陸投注技術資金。今年三月下旬，新、馬兩國廠商聯合會，經過兩天的討論，決定滙集兩國廠商資源，聯合向第三國投資設廠聯營，並以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爲第一目標地區，廠商公會主席鄭廣成稱：在聯營計劃下，將由新馬兩國廠家提供人員、設備、技術、資金；由中共提供土地和勞力，目前正與中共代表研究將在那一方面進行聯營投資<sup>⑫</sup>。

註⑩ 同註④。

註⑪ 「新加坡建築業投資中國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五、元、廿一，第三版，戴輝撰。

註⑫ 「新馬廠商向外投資，將中國作首選對象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五、三、卅一，第三版。



## (四) 新加坡在經貿路線上的關鍵地位

今年元月廿六日，中共「外長」吳學謙從可倫坡抵達新加坡訪問。此一期間，正值侵棉越軍在棉西展開凌厲攻勢，使宋山旗下部隊地面臨危急存亡關頭。一般多預估吳的訪新，乃在與新方領袖商洽如何支援棉人抗越勢力，抵禦越軍旱季進攻。然而吳學謙抵達新加坡時，即對記者表明：他此次訪新的主要任務，在學習新加坡的建設經驗，並稱中共正將對外開放政策付諸執行，而新加坡近年來在這方面已取得輝煌成就，大可作為中共現代化建設的師承<sup>⑫</sup>。

繼後他在訪新的五天行程之中，無論與李光耀總理、丹那巴南外長或第一副總理拉惹勒南等晤談，所討論的固然是以開拓中共與新加坡的經貿為主，且由擁有裕廊谷工業區之父榮譽的吳慶瑞博士，陪同他參觀裕廊鎮管理局。該局管理委員會主席唐義方在接待吳學謙的致詞中表明，新方與中國大陸在經貿合作方面，具有很大的潛能，尤其在石油化工與煉油業方面，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，需要與生產原油的中共合作（實際上，北平早已針對新方煉油業，由於印尼的原油已可自行提煉而使新方煉油業陷於蕭條，北平早已針對此一情勢，迅即將原油轉往新加坡提煉）；唐氏並指出：中共在新加坡的主要貿易伙伴中，自一九七八年以來，一直排名第十，而今已升至第七位<sup>⑬</sup>。

於結束裕廊鎮參觀後，吳學謙又前往國家發展部與部長鄭章遠舉行會談，並參觀建屋發展局，事後向記者指出：他對新方建屋計劃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在很短期間，能夠解決住屋問題，確實值得中共學習。他在訪新期間，大部份都花在促進經貿關係拓展方面。如前所述，新方私營工商企業家原已紛紛赴中國大陸接洽投資設廠，如今新方的國營企業，亦不甘落後，又有專家小組訪問中國大陸，商討發展廈門港經濟特區，並透露新方準備和中共簽訂一項合同，提供組織電腦化管理，訓練中共人員，以及為廈門經濟特區設計並建造一個現代化碼頭，據星洲官員指出：新加坡領導人極力以新方可提供的技術來打動中共外長，雙方可能會繼續進行高階層會談，而李光耀總理和丹那巴南外長，均已接受吳學謙的邀請，準備在今年下半年訪問北平，其目的便是在展開此種會談<sup>⑭</sup>。

經由吳某訪新發展而來的，另有北平與新方在二月廿八日簽訂的「航空協定」。根據此項協定的規定：從五月十五日開始，

註⑫ 同註⑦。

註⑬ 「吳慶瑞陪吳學謙參觀裕廊管理局」，〔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〕，一九八五、元、卅，第三版。

註⑭ 〔法新社〕新加坡電，一九八五、二、一，香港「大公報」刊載於第二版。

每週有兩班客機來回於新加坡、上海、北平之間，使新加坡繼非、泰之後，成爲第三個與中共開闢空中航線的「東協」國家。同時新政府已將居民赴中國大陸旅遊的規定放寬，無須持有在中國大陸家屬的邀請信函，即可請准赴中國大陸旅遊觀光，更耐人尋味的，是在吳學謙訪新期間，外電報導：中共擬邀請已退休的新加坡經濟功臣吳慶瑞，擔任北平經濟現代化顧問，畀予廿五萬美元年薪，不過吳氏正在考慮中<sup>⑤</sup>。

### (五) 星洲朝野何以一致重視開拓中國大陸市場

中共向「東協」國家所建立的經貿聯繫路線，其所以能夠以新加坡爲橋樑，乃由於新方工商企業者從上年開始，便紛紛訪問中國大陸，與北平商洽開拓貿易及投注技術與資金。上年三月間，新商會代表團長林繼民曾明白指出：「我們有意把勞工密集工業，轉向技術密集工業，所以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，企望將勞工密集工業向中國大陸轉移，這對雙方都屬有利」<sup>⑥</sup>。此即說明了新加坡經濟建設，已步入一個新的階段，必須推陳方可出新，而剛告打開門戶的中國大陸，對新方視爲陳舊而必須推出的設備與技術，又正需求，無怪新方工商業者都熱衷於開拓中國大陸貿易及投資市場，蔚成風氣。

更值得重視的，爲新加坡財政部長陳慶炎的談話。當他即將調任貿工部長前夕，於四月一日在電視時事節目中表示：新加坡是彈丸之地，集二百五十萬人口於此一有限土地，在國內能夠發展之處不多。「我國私人工商機構，不能只把目光集中於國內，須以向海外發展爲目標」。星洲要向海外發展，土地有限，只是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，是此一城市國家，經過廿五年的經營，已成績斐然，外匯儲備，到上年已突破二百億新元，以全國二百五十萬人口計算，平均每人擁有外匯儲備金八千新元，而上年經濟成長率，更達到了百分之八點五的高水平。以致新加坡的經濟，目前已面臨如何持續增長和更進一步發展的問題。鼓勵工商業向海外投資，便是爲了解決此一面臨的問題<sup>⑦</sup>。

本年新加坡政府允許國內公司，於將其在海外從事專業和技術性服務所得，滙返國內時，可以豁免額外稅收。這便是對工商界向海外求發展的鼓勵，俾能發生刺激作用，至於新方鼓勵前往投資服務的國家和地區，除「亞西安」伙伴國爲首而外，其次便是香港、中國大陸、澳洲和紐西蘭。四月十一日，新貿易發展局副執行主任李英俊透露：爲協助新商業界開拓中國大陸市場，

註<sup>⑤</sup> 「借才」，香港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八五、三、四，「星辰」版「金山客話」欄，羅子撰。

註<sup>⑥</sup> 同註<sup>④</sup>。

註<sup>⑦</sup> 「新加坡經濟正向海外拓展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五、四、十八，第三版，「特稿」，張遊撰。

該局將在今後兩年內，在中國大陸增設兩個辦事處於上海和廣州，前者將於今年成立，後者將成立於明年，連同一九八一年在北平設立的辦事處，將是鼎足而三。

李英俊認為中國大陸是具有潛力可以高度發展的市場，新方工商界可以在改善工廠設備、管理、交通業、包裝、儲存及貨物運輸上，輸出服務業，並將這方面的產品，在中國大陸銷售。新加坡銀行界已組成廿五人代表團，將於不久訪問北平、上海、杭州、廣東等地，俾對金融、貿易和投資等進行考察<sup>⑩</sup>，由一向在經濟發展上得風氣之先的銀行業者，對中國大陸採此行動，便可窺見新方工商業者爭取向中國大陸投注資本技術熱衷的端倪。至於新加坡與中共貿易數額究竟如何？據最近統計數字顯示，雙方在上年截至十一月份，貿易總額逾十四億五千萬美元，比前一年增長約百分之五十，中共居於順差<sup>⑪</sup>。由於新方對中國大陸貨都是以轉口為主，新方與中國大陸貿易雖有逆差，其實新商在此中尚可獲得轉口利潤，惟在印尼及大馬都與中共直接貿易之後，新商對中國大陸貿易的轉口利潤便會喪失，令人困惑的，是新方為何要協助中共促成其與印尼和大馬的直接貿易？

## (六) 印尼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觀測

印尼，是中共與「東協」國家之間迄未能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關鍵。李光耀雖不否定新加坡終將與北平建交，但表明必須在「亞西安」國家殿後，顯示中共一日不能與印尼復交，便無法與新、汶達成建交企望，當越蘇侵棉已形成「東協」國家都有彙卵之危時，中共適時出兵攻越，迫使河內由於後顧之憂而不敢繼續南侵。因此，「東協」國家在華府影響下，不得不與北平聯手反霸。然而印尼在反霸陣線上，始終傾向越南，尤其是在印尼擎天支柱的軍方，其武裝部隊司令穆達尼曾於訪問河內後聲稱：對東南亞威脅最大的乃為中共而非越南<sup>⑫</sup>。

不料在今年四月下旬，印尼召開「萬隆亞非會議卅週年紀念大會」，中共「外長」吳學謙竟受邀參加，加之從上年下半年開始，印尼工商界紛紛赴中國大陸，尋求與中共直接通商。今年元月廿九日，印尼工商總會會長蘇干達尼，在新加坡與中共外長吳學謙秘密會談，雙方對直接通商已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，並定於今春由印尼工商代表團赴廣州參加交易會，再行簽訂正式通商協定<sup>⑬</sup>。

註⑩ 同註⑦。

註⑪ 入法新社√星加坡電，刊載於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五、元、廿六，第二版。

註⑫ 入路透社√雅加達電，一九八四、十二、十七，香港《星島日報》，三版刊載。

註⑬ 「印中恢復直接通商歷程」，新加坡《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》，一九八五、四、十二，第卅五版，曼梭撰。

當前中共對「東協」國家的外策及其由來

。一般多認爲此乃雙方外交交凍的先聲，其實印尼與中國大陸重開直接貿易雖勢在必行，但恢復正常外交關係，則未免言之過早。因爲中共對「東協」國家，於反霸統戰陣線之外，再伸展經貿路線，未必能夠籠絡到印尼與之復交。

首先值得我們探討的，是印尼爲何在此經濟不景氣時期，不惜耗費大量資財召開萬隆會議卅週年紀念大會，邀集舉世八十一國代表參加？如果大家了解印尼其所以標榜中立不結盟外交，乃基於其所處的地位爲亞非歐三洲及印太兩洋鎖鑰，爲列強必爭之地。無論在外交上傾向自由或共產集團，都將引來對方敵視甚至戰禍，所以只有採取中立不結盟立場，方可左右逢源地得到經技援助<sup>②</sup>。蘇卡諾當政時如此，蘇哈托反共政府在外交上仍是本此方向，卅年前召開的萬隆亞非會議，固是標榜此一外交立場，卅年後的紀念大會，亦復如此；而前來參加的，由先前的廿九國，擴充到八十一國，顯示印尼自蘇哈托執政以來在國際間的地位及中立不結盟的號召力，均已超過了當年。

回溯當年亞非會議時，蘇聯代表團曾被摒於會議門外。主辦國家表明蘇聯並非亞非國家，將其代表尊爲貴賓，於參加開幕式後，即無法進入會場，使中共代表儼然成爲盟主<sup>③</sup>，至印尼「九卅」事變後，蘇聯使領館人員，並未與中共人員遭到同樣的驅逐，此固然是由於它並未指使印共事變，但最主要的，還是印尼三軍裝備武器都是來自蘇聯，一旦失去了零件彈藥補充，則將形成癱瘓，然而蘇聯對印尼則藉此要挾。印共分裂後的親蘇派更在其使領人員的庇護下，經常興起各式風潮，例如一九八〇年中爪哇的排華暴亂，據我僑選立委馬須鈴指出，乃蘇聯一手製造而成。暴亂發生之前，莫斯科銀行早已秘密滙入大批美元及運入五公斤鑽石，以致此次參加暴亂者，只燒不搶。此與過去參加暴亂者，都以搶劫華人財物的目標大不相同<sup>④</sup>。

近年來，印尼興起的一連串爆炸與縱火案，表面上雖都是回教極端派所爲，惟據印尼國會議員們分析，都是出於共黨在幕後迂迴利用。所謂共黨潛伏份子，即指親蘇派印共而言<sup>⑤</sup>。雅加達深悉蘇聯最忌印尼與中共復交，邀請吳學謙參加萬隆紀念大會，即可視爲對蘇聯的警示。不過，蘇哈托在萬隆紀念會前不久，曾面告英首相：印尼必須俟北平表明與「東協」國家共黨斬斷一切關係後，方可商談復交；而吳學謙在萬隆參加紀念會時，又承認印共殘餘人員，仍在北平托庇<sup>⑥</sup>。由此可想見雙方猶存歧見，外

註② 「印尼的外交政策」，印尼首任副總統哈達(Mohammad Hatta)博士撰，刊於「美國外交」季刊，一九五八年四月號，

註③ 「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」，本刊第四卷，第六期，黎世芬撰。

註④ 臺北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八一、元、廿九，第二版。

註⑤ 「誰是幕後策劃人」，「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」，一九八四、十、十，余文鎮撰。

註⑥ 「萬隆紀念會與印中關係」，「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」星期日，一九八五、四、廿八，余文鎮撰，及四、十一，「星島日報」，第二版，印尼國務部長引述蘇哈托答吳首相問。

交關係不易恢復正常。

至於直接貿易的重開，固然是中共籠絡「東協」國家的另一條新路線，自會多方遷就雅加達；而在印尼，則因其第四個五年計劃着眼於開拓非石油產品的國際市場，在已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締結貿易協定後，自不能不爭取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，但雅加達在印尼工商總會代表團即將參加廣州交易會前夕，突然通知該團應俟吳學謙訪印後再定行程，且不妨俟八月間秋季交易會舉行時，再訪中國大陸商訂直接貿易協定<sup>②</sup>。此即顯示在印尼當政的軍方，連與中國大陸直接貿易，亦難免引狼入室之憂，更遑論與中共復交！

註② 八路透社V雅加達電，一九八五、四、十六，臺北〔聯合報〕刊載，一版。

### 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

25開本 全一冊

本書對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，採分篇論述方式，每篇有其獨特性，惟連貫着眼，亦可窺知此一區域國家對外關係方向及壇變由來之大端。全書三十餘萬字，計四四三頁，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（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）。

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編印

郵撥：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